

走出文革連載29

走出文革

在烈日和暴雨下

就京劇流派的唱腔而言，梅蘭芳雍容華貴，程硯秋淒婉絕倫，而張君秋則流暢華麗。在京戲這個行當裏，後進的人最講究的便是師從哪一派。學得像的，便可稱為某一派的傳人。這幾乎可以說是成為名角的必由之路，但也是讓京劇這門藝術日趨式微的原因之一。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便聲譽鵲起的李維康却另辟蹊徑，她融梅、程、張等流派藝術于一爐，自成一體，無門無派。她的唱腔委婉深沉、清新俏麗，不僅為行家賞識，也深受老中青戲迷喜愛。

在她的眾多戲迷中有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西安事變的主角，少帥張學良。

張少帥年輕時聲色犬馬，痴迷京戲，四大名旦成了他極熟的朋友。“九一八事變”那天晚上，他還和趙四小姐在前門外戲院聽梅蘭芳的

《宇宙鋒》。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因為聽戲而延誤軍機，可見他對京戲的痴迷程度。

晚年的張學良先生酷愛李維康演的戲。不僅平時在家裏聽錄音，連九十大壽那天，在賓客如雲的祝壽大廳裏，繞梁的餘音也是李

維康的京劇唱段。1993年，李維康赴臺北演出，演了六場，早已沒有軍務在身的張學良幾乎每場必到。

年過花甲的李維康如今已是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曲學院特聘教授。她曾獲得梅花獎、金鷹獎和梅蘭芳金獎等大獎。當然，也免不了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掛上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等頭銜。

但在我的印象和記憶中，她依舊是那個十八歲的文靜女孩子。

1965年12月9日，團中央和北京市委隆重舉辦一二九運動三十周年紀念大會。

三十年前，日軍進逼中原，“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12月9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清華、北大等北平大學生數千人舉行了影響深遠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

因為要在大會上作報告，蔣南翔校長要研究清華校史的教授查一查這句著名口號。他說：“大家現在都說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我記得寫的是放不得啊。”

蔣校長的記憶力確實驚人。一查，他當年在清華校刊上發表的《告全國民衆書》中赫然寫着“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

或許是冥冥之中的一種預感，蔣校長會垂念于這一字之差。這

次紀念大會後不到半年，文革驟起，不僅華北，全中國都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因為紀念的是學生運動，我和一些學生代表有幸被安排在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上就座。籌辦大會的工作人員怕我們這些毛孩子不懂規矩，特意在會前讓我們到人民大會堂做了一次操練，教我們開會時如何走上主席臺，如何入座。

我就是這次排練時見到了李維康。至今我還記得第一眼看到她時，她圍着一條暗紅格子的圍巾，文靜地端坐在沙發上。

和今天那些耀眼的影視明星們不同，她不施粉黛，衣着樸素，但依舊清麗動人。在我們這些不修邊幅的書呆子中，她顯得十分引人注目。

後來我才知道她是中國戲曲學校的業務尖子，文化部樹的標兵。她十幾歲時就見過大場面，在中南海為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大人物演了京劇經典唱功戲《二進宮》。演出後，毛澤東很高興地拉着她的小手，勉勵她學好文化課，將來超過老前輩。

我那時候也很出了一陣風頭，是團中央和清華大學樹的紅專標兵。于是，我和李維康成了學生代表的“代表”：團中央的人安排我和

李維康帶領學生代表入場，並陪同出席大會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和團中央書記胡耀邦觀看會後的演出。

這一安排當然讓我們彼此之間都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們并無機會互相交談。彭真和胡耀邦的出席吸引了我們的全部注意力。

在觀看演出前，彭真和胡耀邦接見了我們這些學生代表。胡一進會場便十分活躍，可以說有點手舞足蹈。他一手拉着彭真，一手高舉并呼喊口號“向彭真伯伯學習！”他個子矮小，

滿面笑容，和高大而又嚴肅的彭真相比，自然更吸引我們這些年青人。但他和我心目中的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大相逕庭，以至于數十年後，他在我頭腦中的印象還是那樣鮮活，而會場上的其他情景却很模糊了。

八個月後，在如火如荼的文革高潮中，我又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場合見到了他。那一天我去團中央看大字報，正好遇到一群中學紅衛兵在揪鬥團中央的幾個書記：被稱為“三胡一王”的胡耀邦、胡克實、胡啓立和王偉。

在團中央辦公樓的陽臺上，他們脖子上掛着“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大牌子，雙手反綁，跪在地上。紅衛兵們使勁按住他們的腦袋，要他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修正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主義分子。除了胡耀邦，其他三個書記都好漢不吃眼前虧，爽快承認了。當紅衛兵向胡耀邦喝問“快說你是什麼人！”時，胡却將頭仰起：

“我是革命的胡耀邦！”

紅衛兵大怒，使勁將胡的頭按下，並施以拳腳。胡于是謙虛了一下：“我要革命的胡耀邦。”

結果再按再打。胡又讓一步：“我是犯了錯誤的胡耀邦。”

這個回答也很妙，上帝說人人都會犯錯誤嘛。但紅衛兵們不懂幽默，折騰到最後，胡終於被迫亮了他的底線：

“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胡耀邦。”（未完待續）

救美

（接上一期）

一周後，葉志江來到科學館，對414守衛人員說，陳育延有病，他願意作為人質留在科學館，換取陳育延的自由。結果陳育延走了，葉志江被我們扣押在科學館，直到7月27日工宣隊進校。葉志江是28

團的筆杆子，堪稱團派的理論家，他的許多觀點都曾遭到我們的口誅筆伐。但是，他講義氣、重情感，危難時刻捨己救人的行為，却不失英雄氣概、男人本色，着實令人敬佩。

注二
曾昭奮《科學春秋》：

就在科學館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學數學系的葉志江同學

等就被關在科學館一間暗室中的幾個小暗室裏。……葉志江同學却非常樂觀，時不時朗誦“大江東去”。他還說，“我們沒有受過白公館、渣滓洞的罪，現在正好來補補課。”

事實上，我們這些被逮進來的人，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剛被逮來時，先是一個“下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圍大概站

着四五個身壯力氣大的學生，輪番拳腿交加。我的經驗是，祇痛皮肉，不傷根本。年紀大者在被毆、摔倒、爬起、再被毆、再摔倒的過程中，折了骨頭，傷了內臟，可視為“意外”。

……葉志江是工人的兒子，生于香港，故取名志江，據說現在上海。開放的上海可能已給他好運。

注三
黃肖路，旅美華人，目前正在美國著述關於父親黃萬裏和清華園的回憶。

杜欣欣，旅美華人，著有《恒河，從今世流向來生》《在時間中沉醉》和《此一去萬水千山》等書。

（原載萬象雜誌2008年8、9月合刊，2009年6月-7月老年時報連載）

民國風雲錄連載6

民國風雲錄



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飛

節選四 中山艦之變(下)

（接上一期）

這邊蔣介石心緒煩亂，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是什麼，他已沒有與汪精衛徹底鬧翻的勇氣了，祇能走一步是一步。當天傍晚，他以探病的名義去見汪精衛。汪以病為由，不肯交談。第二天上午，蔣打算以書面的形式向汪匯報和解釋，可當他下筆之時，才發現怎麼寫都不好：如果和盤端出實情，自己的形象就顯得非

常不堪；如果編造一些情節，又不符合修身養性的自我要求。最後祇好罷筆。

3月21日晚上，蔣介石沒有按照前一天的許諾前去布勃諾夫的住處會談，說因事務太多，來不了。此時，布勃諾夫又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可能繼續進行他已經發動的事件。這使布勃諾夫感到情況嚴重，他立即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會議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廣州市內的力量對比對我們不利，而省內力量對比對我們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做出讓步。因為情況很清楚，整個行動是針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的。為了不使國共關係破裂，為了國民革命運動的前途，無論如何要留住蔣介石。為此，他們決定採取讓步措施，下決心撤掉不受蔣介石歡迎的季山嘉、羅加喬夫和拉茲貢的職務。

很多非左派的國民黨人士也對蔣介石的行為大為不滿。李濟深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的身份，親自到蘇聯顧問的住處道歉。朱培德、譚延闓等軍長訪問了

季山嘉，表示蔣介石此舉為反革命行為，提議嚴厲懲罰。甚至一向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人不太友好的人，也紛紛表示出親善的態度，如孫科設宴招待了蘇聯顧問們；第五軍軍長李福林也首次訪問蘇聯顧問們的居住地，並設午宴招待第五軍中的蘇聯顧問。

可以說，此刻祇要布勃諾夫點個頭，蔣介石的命運將從此改寫。但是，布勃諾夫並沒有這份信心，為了保證蘇聯在遠東的利益，尤其是保證自己不成為階下囚，布勃諾夫和代表團做出了妥協，中共方面的強硬主張被否定了。

3月2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召集臨時特別會議。而主席汪精衛稱病不起，因此會議就在汪的寓所舉行。汪精衛躺在床上，大家圍床而坐。出席會議的有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伍朝樞、朱培德、宋子文、陳公博、甘乃光、林祖涵，列席會議的有李濟深、張太雷、卜世時，另外蘇聯顧問薩洛威亞夫代表顧問團列席。

汪精衛在會上提出，軍事當局

沒有奉黨的政治領袖命令不得擅自行動，而蔣介石在事前未徵求他的意見，擅自行動，他表示大為不滿。蔣介石的表情很不坦然，他本來平時就不大說話，那天更少開口。有的人認為他還在倔強，也有的人認為是他愧怍使然。

由于蘇聯方面的妥協，汪精衛本指望打擊蔣介石的願望落空，失望至極，于是要求休假療病。大家經過一番討論後，會議做出如下決議：第一，本黨應與蘇俄同志繼續合作，並增進親愛關係；工作上意見不同之蘇俄同志暫行離去，另聘其他為顧問。第二，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第三，李之龍受特種嫌疑，應即查辦。

與此同時，曾在事變的當天提出要與蔣介石鬥爭的各軍軍長，也因為蘇聯代表團的讓步而改變了態度，他們紛紛倒向了蔣介石一邊，對於蔣提出的解聘蘇聯顧問和制裁李之龍的辦法，均表贊成。

蔣介石如釋重負，方感到自己一身冷汗。他不但躲過一劫，而且發現，除汪精衛尚有與自己爭鬥的

政治意圖，其他中央大員形同牆頭草，隨風而倒，實不足懼也。

為了讓此次事件的負面影響盡快消除，蔣介石在3月25日對軍委會呈上一文，說是：18日中山艦擅自駛抵黃埔軍校前，偽稱奉校長命令來守候；19日該艦又于深夜開回省城，無故升火達旦。為防其擾亂政府，採取緊急處理措施：扣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嚴訊，派軍隊于廣州附近戒嚴。由于事起倉猝，來不及報告，不得已而臨機處理，專擅之罪不敢辭，自請從嚴處分。

而汪精衛與陳璧君商議後決定，匿居養病，不再理事，並從原住所西華二路搬了出去。隨即，汪精衛消失了，不知行踪。

蔣介石得志之際，更增強了自己對汪精衛的判斷。他在3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于道義則不可復問矣。精衛如果避而不出，則陷害之計，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至此，蔣介石已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渦，并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權謀之術，38歲才初試鋒芒，就力挫那班政治老手。

節選五 北伐與暗鬥

1926年4月29日，鮑羅廷帶着斯大林的旨意，從莫斯科回到了廣州。此時斯大林認為：汪精衛這麼軟弱，實難堪大任；中共的力量還不如國民黨左派，也祇能充當助手；蔣介石倒是敢做敢當之人，又服從蘇共的領導，看來值得重用。

蔣介石找到鮑羅廷會商，提出召開中央全會，“整理黨務”，為北伐做最後的政治準備。鮑羅廷態度極為溫和，凡蔣所提之事均有商量。

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會議前期的焦點是按蔣介石授意，由張靜江、吳稚暉、孫科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其中規定，國民黨各級領導機構內中共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长。

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在此會之前，派張國燾到廣州指導出席的中共黨團。由于蘇共指示中共向蔣介石讓步，張國燾強使共產黨員接受這個提案，讓《整理黨務決議案》

得以通過。在共產黨員中也有不妥協的，身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就沒有簽字，他發言不多，但每逢發言，均有條不紊，態度斬釘截鐵。

在整理黨務議案告一段落後，國民黨候補中央監察委員、第七軍（即桂軍）軍長李宗仁主動發言，強調他領導的第七軍已在前方作戰，且已挽救了衡陽陷落的危機，此刻正節節推進，長沙在望，決不可中途而廢。倘中央仍躊躇不決，吳佩孚必得抽調鄂、贛勁旅增援進攻，

我孤軍苦戰，勢難持久，一有差池，粵、桂邊境立受威脅，而雲南唐繼堯和福建周蔭人也必伺機蠢動，使兩廣四面受敵，前途就不堪設想了。故請中央速定大計，克日北伐。

李宗仁言畢剛一落座，第四軍（即粵軍）軍長李濟深隨即起立發言，大意是：他聽德鄰同志所分析各點，都極中肯。今日北伐實為千載一時的機會，戎機不可坐失，第七軍已在浴血作戰，第四軍也已準備犧牲，希望其他各軍袍澤一致響

應，共襄盛舉，中樞更宜速定北伐大計，以解中原人民之倒懸，以慰海內外愛國人士的喁喁之望。

兩位李將軍突如其來的慷慨陳詞，說得全場空氣陡然肅穆，黨軍政領導們均為之動容。既然粵軍自告奮勇，其他駐粵各軍原系“客軍”，實無任何反對北伐的借口。更重要的是，中央領導層的問題已經有了決議，大家在原則上也早已同意北伐的主張。于是，會場情勢遂急轉直下，使北伐成為會議後期的主題。（未完待續）